

七月荷语



蝉鸣夏更亲

杨邹雨薇

听说，圆明园“古莲”开出了花，猛觉着时节已入季夏。

其实是2017年的事。考古工作者当时在圆明园遗址出土十一颗莲子，除去三颗作碳14年代检测外(结果待公布)，有六颗在专家的精心培育下，今夏终于发芽开花。消息一出，令不少人称奇，当然也引来围观。

从媒体发布的图片看，这几株莲花明显有些娇弱，全然见不着老家荷塘那般的生气。它能聚焦人们的视线，大抵是沾了皇室的光。

老家那方荷塘位于田垅之间，紧挨故乡的村道，往前四百来米，就是我家祖屋。这里原无荷塘，几十年一直是一片稻田，只在前年初春被人开挖成一方鱼塘。

正是这年清明，蓦然见鱼塘西北角浅浅的水面，浮着十来片圆形的嫩绿的叶，零零散散，错落有致。初以为睡莲，待近些仔细看，发觉是荷叶。有枝胆大的荷箭竟先露出了水面尺许高，像举着个小拳头。结合紧贴水面的荷叶，整体来看活脱脱一个水上芭蕾舞者。虽然舞台有些寂寥，却未失孤傲气质。

第二年看时，已有燎原之势。高高低低的碧荷，由西北角延展而开，占据鱼塘三分之一。

待到今年再看，鱼塘变成了荷塘。满池深荷挨挨挤挤，翠叶扶风，莲花玉立，蜂蝶乱舞，都是生机无限的景象。尤其那些早熟的莲蓬，因为内心的丰盈充实，行为变得更加谦虚，于是开始学会了低头。

试图打探是谁种下这池荷花，包括养鱼人，没人知晓。居于荷塘西北角的两户村民，也不曾向鱼塘刻意撒过莲子。费些周章，最后是位耄耋之年的乡亲，忆起自己年幼光景里，附近依稀见过莲花。

荷自何处来？倒有些似圆明园“古

莲花”的来历了。但在烟火渐稀的故乡，这生机勃勃的荷塘，尽管荷叶田田，荷花热烈，莲蓬结实，却鲜有路人为它驻足停留，更遑论欣赏品评了。一样的灵魂底色，一样的高洁品格，仅仅少了西湖风荷的雅仕名气，少了圆明园“古莲”的皇室出身，就入不了多少人的法眼。思及此，心里难免就要生出几分不平来。

我自故乡来，很是知晓“下里巴人”对荷塘的喜欢。

有了荷塘，留守儿童有了新去处。顽劣小子头顶荷叶，手摘莲蓬，无惧荷茎的毛刺蹭得一身痒。矜持的小姑娘，不太在意莲蓬，一门心思要怒放的莲花。非央得小哥哥折来一二枝，擎在手里吃吃地笑。小心翼翼走过窄窄的田埂，不经意间，就将自己摇曳出莲的几分韵致来。

有了荷塘，就有了口福。一道鲜荷叶煨肉，煨鸡，煨糍粑，就成为巧妇们从灶间呈给味蕾久违的新意。这里的煨，不是用器皿盛物架在火上烹制，而是将待煨之物调味之后，用荷叶包裹好埋在柴火灶膛里，利用余烬的热量把食物煨熟。至于城里人想要这波操作，恐怕只是望灶兴叹的。

有了荷塘，日盛的蛙鼓就敲出了些许抱怨。山风幽凉，月光轻泻的夏夜，毗邻而居的村民断然没有朱自清先生那样的雅兴来欣赏荷塘月色的。于劳作一天的他们而言，万籁俱静莫惊妾梦最好。可是他们也承认，清晨打开房门扑鼻而入清清爽朗的荷香，的确让自己一天的心情开了个好头。

最高兴莫过于养鱼人，白得一池好荷。据说在荷塘养出的鱼，不仅产量高，味道更鲜美。不用见面，都能想象到他巡视鱼塘时，脸上掩饰不住

的喜悦。

荷归何处去？一度是私心里的纠结。老家的人们，却从未有过讨论，想来只不过是我自作多情罢了。

其实荷塘不光属于天真的儿童，贤良的主妇，勤朴的农夫，精明的养鱼人，也属于自由停留的蜻蜓，优游水底的鱼儿，生命蓬勃的原野，亘古不变的季节，更属于天地之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一分子。

抑或，它从来就不是谁的谁。它只是被泥土沉埋，在晦暗中等待破土而出的几粒坚忍的种子。它只是被岁月遗忘，在艳阳下拼力绽放的另一种形式的生命载体。

永远不低估别人的幸福，无论你多么如意；

永远不揣测别人的灵魂，无论你多么高尚；

永远不侮辱别人的智商，无论你多么优秀；

永远不轻视别人的工作，无论你多么辉煌。

就像眼前这一亩见方的荷塘，曾经无期封禁于地下，但你不能否定它对整个夏季的渴慕。

七月刚来，我就送别了一位亲人。踌躇于老家的荷塘，除却感叹生命的脆弱，命运的无常，也无意间窥见生命的庄严法相:我们周围的一切，从来都不曾平凡——生灵的神性，生命的华美，生活的诗意，在长久的坚忍而平静的人生某个节点，一一呈现。当我们与自己的命运取得深刻谅解，所有的磨砺与遭际都有了永恒的意义。

弯腰拾起遗弃在草丛中的青色莲子，合拢手指的那一刻，仿若它的命运尽在掌握。

如果人生也是一粒种子，万一被堆砌的岁月深埋，你是否还会葆有发芽的心情？

高跟鞋与山（外四首）

颜娃沙

高度与高度
隐在不平等的标准
漫长在亿万年、千万年
没有比较的质与量
忽略在日月里
看见的不一定是高度
高度不一定看得见
万物长在土地
土地也将万物变成精灵的化石
泥沙比水高
人比山高……

秋 蝉

花草丛中，树林之上
一声悠长的“知了”
表演季节的意念

山野的抒情
诗歌的朗诵
沉浸在金色大厅
听见的都是观众
稻菽致意着

草帽羞着笑脸
伸出那把弯月的镰刀……

生 日

这一天
我多么想一切都是零
旷野里只有那朵花儿
那就是我
让我不认识以前的一切
没有过往、只有初开
成长在蜜蜂“叮咬”之下
留下问候的鸟儿驻足枝头
天空洒着及时雨露阳光
日月酿造的酒与长歌为伴
邀约嫦娥诉说衷肠……

一朵花

前世在高山上
今生在草地
昨夜将你放在枕边
芳香却还在原来的地方

蜜蜂的声音里
放送着怀念
百草摇曳致意的身躯
群芳追随你飘逸的裙摆
山野熏风在檐下徘徊
你却落满咸味的水滴……

母亲眺望

手搭凉棚
在村头的山上
眺望远处
那双眼睛与溪水在一起……

远行的背影
在模糊中揣着至爱与收藏
再次花开时
村头的树下
却看到花环上的慈祥
进村的路
脚印渐渐伸向远方……

炎炎夏日，蝉是乡村的歌手，是田园的笛音。在我的记忆深处，每年的夏天都是被蝉鸣唤来的。

老家门口有一片竹林，还有很多树，什么苦楝、桂花、香椿、白果、刺槐之类的。紧挨着屋檐的是一棵刺槐，刺槐树下有一个水泥预制的平台，专供奶奶洗被子晒东西的，而到了夏夜，它就是我们睡觉纳凉的地方。

夏天炎热，辛勤干活的大人们习惯午休，而尖锐的蝉鸣似乎成了不和谐的音符，成了他们讨厌的对象。爷爷偶尔去踢旁边一棵小树，惊飞那上面的蝉。在我和堂哥、堂妹这些孩子眼里，蝉鸣却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旋律。只有听到蝉鸣，才感觉到夏天的可亲可爱。而我们的童年，在夏日的蝉鸣里变得清纯而欢愉。

因为那些年父母在外地工作，爷爷奶奶就成了我的依靠。每年放暑假之后，我就天天待在家里，写写作业，帮爷爷奶奶做一点家务。更多的时候，则是跟着堂哥去玩，什么捉蜻蜓啦、打玻璃珠子啦、钓鱼啦、游泳啦，等等，冒险而刺激。

也不记得哪一天哪一个时分，耳朵里仿佛多出了一种声音——蝉鸣。开始是一只蝉的鸣叫，仿佛是领唱，接下来是无数的蝉跟着鸣叫，仿佛是一个合唱团在表演，渐密渐浓，嘹亮清越，从屋前屋后的树梢里泻出来。阳光仿佛给蝉鸣加温，使之变得更加热切，如海之波浪，汹涌而来，一浪高过一浪；如鼓乐齐鸣，万马奔腾，带给人们一种奋斗的激情。特别让我怀疑的是，村庄那些鱼鳞瓦上的炊烟，就是被这蝉鸣催生出来的，袅袅绕绕，把整个村庄渲染成一幅浓翠的水墨，为平淡的乡村生活增添了一缕朴素而温馨感动。

就在爷爷奶奶躺在树荫下的凉床上午休时，堂哥就会悄悄地跑来，带着我和堂妹去捕蝉。工具是一根长竹条，顶端系着一个尼龙网袋。我们跟着他，走到村边的桃林里，循着蝉鸣，蹑手蹑脚地走过去。跟堂哥在一起，我和堂妹只有做侦察员的角色，瞪大眼睛，竖起耳朵，寻找目标。当我们看见那一只只在桃树枝干上横卧而歌的蝉时，就会禁不住喊：“哥哥，在这里！”而堂哥常常做一个“嘘——”的手势，暗示我们不要惊动它。之后，就蹑手蹑脚地潜过去，伸出竹条，用网袋对准那些忘乎所以的“歌手”，蓦地扑下去，就成功地将它捕获，我和堂妹就禁不住欢呼起来。

有一次，奶奶告诉我们，蝉蛹可以油炸了吃，味道极佳。于是，我们三个就去捕捉蝉蛹。捕捉时间通常是傍晚，带着手电筒，去桃林里转来转去。桃树矮，比其他树更容易寻找。蝉的幼体土黄色，样子怪怪的，天黑之后，蝉蛹或爬上树干，或卧在地面，甚至藏身泥土中，我们每晚都有收获。特别是久雨初晴的晚上，蝉蛹在泥土里憋不住了，就将洞口挖出一个小孔，裸在地面上，轻轻抠一下土，就能看到，仿佛捡死鱼一样容易。

其实，蝉鸣之美，更体现在夏夜。躺于树荫下，望着星空，倾听蝉鸣更是一种享受。蝉鸣忽高忽低、时急时缓，清脆而洗炼，干净而晶亮，如松涛阵阵，似竹林滴露，仿佛行云流水，把月光洗濯得更加洁净。而白天一天耳朵劳累与烦恼，也就随之水流云散，内心居然能产生深深的共鸣。

夏天，因有蝉鸣而倍加亲切。蝉鸣浸润着生命的质朴，让我们在躁动中找到心灵的宁静。人在他乡，听到蝉鸣，仿佛听到了久违的乡音，循声张望，我看见的是不绝如缕的浓浓乡愁，永不退色的乡村风情。